

■青春岁月



背靠大树

□张传发 文/图

前几天的一个早上，我正在朝阳门市场买菜，忽然看见曾经的语文老师——黎中庆先生就站在我身旁，结账时，当我提出帮黎老师一起付款时，商贩告诉我，“不好意思，你的老师已经付过款了”，我有些怅然若失。

当年，我们高中是两年制，我是高二才由别的中学转来一中的。黎中庆老师教我们语文，他讲课给大家的印象并不是那种“滔滔不绝”，而是“有板有眼”，特别是他那手粉笔板书，苍劲有力。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有一天，黎老师喊我去他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掏出一本崭新的《语文基础知识》，后来，回乡务农以及“复习迎考”，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。1978年，我考进师专，上语法课和修辞课，那本《语文基础知识》对我来说真可谓“捷足先

登”。因为基础打得牢，这两门课我学习起来相对轻松一些。

捧出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。毕业之后，学子们各奔东西，老师对于学子的牵挂却像一只没有断线的风筝。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前夕，我那时是大队干部，正在带领社员们给大丰水库大堤加高培厚。一天，曾经的班主任邹贵禹老师赶到我们工地上，他说，“小张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要恢复高考了，你赶紧复习迎考吧。”“我们初中只读了10个月的书，就上高中了，怕是考不上的”，我说。“别怕，努力拼一下，试试吗。”接下来，我和同学一道去母校复习，听陈泉武老师在学校大礼堂里“上大课”；每每下课后，邹老师还给我们在数理化方面“开小灶”。记得当时，我们在邹老师家吃

饭，师母解群芳老师给我们做饭，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。前阵子，一位老同学QQ上对我说，哪一天咱们老同学聚会，一定请邹老师“坐上座”，遗憾的是，邹先生早在2005年夏就已驾鹤西去。

那天，我们老同学微信群里，总是有人不时地提起老师。母校与学子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？“母校”的概念并不是抽象的，母校前站着一排排我们尊敬的师长，母校就像一棵大树，学子们是一片片树叶，暑往寒来，树叶飘落在地上，有的还飞向远方。冬去春来，新的树叶又长出来，而怕风吹雨打，树也越长越大；“母校是树我是叶”，母校哺育了我们，唯有这样的“背靠大树”，我们才得以根扎大地，开枝散叶。

■家庭相册

另一个你

□颜巧霞 文/图

那年，癌不由分说带走了你，我惊慌失措，没有你的世界，像一个无底的黑洞，让人直往下坠。先生安慰我：“爸走了，还有我呢！”似乎才有一丝光亮照进我暗无天日的日子。

回到有公公、婆婆、先生的家，我就病了。去住院，躺在病床上，先生上班去了，公公、婆婆一左一右守候在我床边，邻床的陪护亲属颇健谈，问公公：“生病的是你女儿吧？你俩长得像！”公公乐呵呵地笑了：“是我儿媳！”他又郑重加上一句：“是儿媳也是闺女呀！”婆婆接上公公的话头：“儿媳就是闺女，一样对待！”

公婆的话语郑重又漂亮，我心里却有些忐忑，过了新媳妇的新鲜劲儿，他们会像你一样待我吗？你在的时候，对我的这门亲事是满心的乐意。

我把你给我买的那辆自行车从娘家带到婆家。当初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一所僻远的乡村小学工作，那所小学离家有五里远，你给我买了当时市面上最好的自行车，让我骑着往返家和学校之间。对于这辆车，我只管用，车胎漏气或者车有异响，都是你推到镇上去找修车师傅修整完好。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你离去后，我的自行车第一次瘪胎，我在心里默然想到，在这世上也许再没有人像你那样悄无声息地把我的车推出去修好。我打算第二天一早自己去修车铺修理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去推车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我的自行车完好如初。婆婆释疑：“你爸昨儿晚上把车推到老潘的修理铺修好了！”



小弟和他的外省女友，感情很快从情投意合升温到愿携手共白头，只是女方父母要求我们去商量结婚事宜。如何能跟对方父母商谈圆满，年轻的我和未见过世面的母亲，真是大事临头，分外彷徨，我们又一次感慨，若你在该多好！家族里竟没有能担负此任的人，最后，公公替我们几次三番地奔波两地之间，终于让小弟和他的女友花好月圆，完成了你生前最大的心愿。

前些日子，公公送了我一个玻璃杯。我兴冲冲地带到办公室去喝水，被前桌的同事扭头挥手之间碰在了地上，玻璃杯粉身碎骨。我回来可惜地告诉先生：“爸爸才送我的杯子，不小心打碎了！”公公听到了，立刻说：“我再给你一个杯子，刚刚泡了一杯茶，那杯子还很小巧，适合你用，你要不要？”我赶忙回答：“要的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拉开我放在沙发上的背包拉链，把杯子放进我包里。公婆早已知道我是忘性特别大的人，他们总是顺手帮我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儿。

你陪了我二十七年，如今在这个家里我也已经生活了十二年，他待我像你那样，他一定是替你来爱我的，他在我心目中就像你一样。

将爱传递

□赵闻迪 文/图

工作以来，每年我都会参加厂工会和市红十字会共同组织的“爱心妈妈”志愿者活动，看望慰问孤残、贫困、留守儿童。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。

2009年，我第一次参加“爱心妈妈”志愿者活动，去离市区很远的一家孤残儿童中心。那里很偏僻，路况也不好，下了公路，大巴车开不过去，我们一行人肩扛手拎着慰问品找了好久才找到。一到地方，大家就放下手中的东西去陪孩子们，为他们洗手、洗脸、梳头、试衣服，就像母亲照料自己的孩子，无微不至。

有个小女孩向我伸出手：“阿姨，抱抱我吧！”她瘦瘦的脸蛋，黄黄的头发，拖着鼻涕，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和鞋，小手小脸都不太干净，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干干净净的衣服，犹豫片刻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后退一步。小女孩低下眼睛，转身走开。



回去的路上，我问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：“为什么那些孩子要我们抱？”工作人员想了想说：“我去过的每个福利院的孩子都是这样，要抱。我想可能是平常没什么人抱他们，比起糖果，他们更渴望大人的拥抱和疼爱。”

回来后很久，那个小女孩渴望的眼神和伸出的小手都在我眼前晃动，我越来越自责，下一次见到那个女孩，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！

一年后，我们又去那家孤残

儿童中心慰问。一路上，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那个小女孩的面容和眼神。孩子们站在院子里欢迎我们，我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小女孩，一年多时间过去，她长高了、长胖了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眉眼还是那样秀气。她盯着我看，我想是不是认出我来了？她说：“阿姨，你的辫子真好看。”我摸摸她松松的马尾巴说：“我给你也梳一个好不好？”这次来，我们买了一大包艳丽可爱的蝴蝶结和束发带，纷纷给女孩们梳起头发，院子里弥漫着温馨甜美的气氛。梳好辫子，女孩更好看了。她照照镜子，对我说：“阿姨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”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俯下身把她搂在怀里。她的脸蛋紧紧贴在我肩上，良久，在我耳边轻轻叫了声：“妈妈。”

做“爱心妈妈”志愿者这些年来，我见到很多世情艰辛，也学到很多东西，这些越发坚定了我的信念——持之以恒地做好“爱心妈妈”，尽己所能地传递正能量、传递爱。

■图片故事

母亲的绣花鞋

□王晓红 文/图



常听外婆讲起，母亲从小就喜欢绣花。

二十多年前，母亲经村里一个老人的介绍，便与父亲结识，组建了家庭。闲暇之余，母亲便会翻出外婆那个陈旧的针线筐，帮外婆一家缝缝补补。

那时候，母亲最渴望的是自己能有一双漂亮的绣花鞋。这个念头一直藏在她的心底，每当看到别人穿着绣花鞋的时候，母亲的眼眸里总会透露出一丝羡慕。

在我懂事后的记忆里，母亲再也没有翻起针线筐，也没有看到她绣过一双鞋，也许她是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吧。因为母亲已经深知我的身体状况，世界上居然还有一种病叫“先天性脑瘫”，而这种病恰恰被我遇上了。

对于我的病，母亲比全家任何一个人都要着急，也试图带着我去求过医。去见过无数个专家，可都是一句话打发：“无药可救”。母亲听到最多的话语就是：“回家吧，只能认命！”全

家人心灰意冷，只有母亲不相信这个冰冷的词。

只有一次，母亲真的哭了，在外婆和她去找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千篇一律的回答，我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希望，母亲也无能为力了。

我八岁时才去上学，别的同龄小朋友已经上二年级了。入学不到一个月，母亲突然离世，在那个永远酷热的七月，母亲的生命戛然而止。这不仅是对我的一个打击，对于我的家庭来说，也是一个晴天霹雳。

一次放假，我在外婆家不经意间翻到了许多绣花鞋。一双双母亲做的绣花鞋摆在眼前，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思念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偷偷往衣兜里塞了一双绣花鞋，想用来纪念母亲。

当我思念母亲的时候，都会拿起母亲曾经做给外婆的那双绣花鞋，把它搂在怀里，让它像母亲一样发出一份温暖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双绣花鞋一直都还存留着，尽管母亲已经离去多年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